

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九



許壽裳

書山間集

上冊

彭小妍、施淑、楊儒賓、北岡正子、黃英哲 編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14719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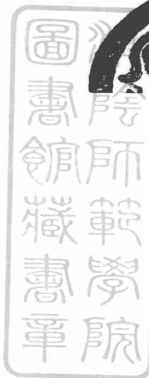
許壽裳

書山問集

上冊

彭小妍、施淑、楊儒賓、北岡正子、黃英哲 編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淮陰師院圖書館1471951



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之九

許壽裳書簡集

上冊

著者：許壽裳等

編校者：彭小妍、施淑、楊儒賓、北岡正子、黃英哲
發行者：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115研究院路二段一二八號
電話：(〇二)二七八八三六二〇

印刷者：大光華印務部

臺北市廣州街三十二號六樓

電話：(〇二)二三〇二三九三九

定價：新台幣一三五〇元(全二冊)

中國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ISBN 978-986-02-5739-7 (全套：精裝)

GPN 1009904029

《許壽裳書簡集》（一九一七—一九四八）

導言

本書信集共收錄信件六百四十四件，時間橫跨約三十年，正值許壽裳一生顛峰時期。信件涵蓋他擔任江西省教育廳長（一九一七—一九二〇）起，至一九四八年二月底擔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期間，是他從三十四歲至六十五歲為止的往來書信。所收錄信件，凡未註明年代者，均參考《許壽裳日記》（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文獻中心刊行委員會，一九九三）的記錄，才得以判別。所有信件乃由海峽兩岸的許壽裳遺族、親戚，提供給黃英哲先生。蒐集書信過程中，特別得許壽裳子女故許世璫先生與許世瑋女士、及中國著名魯迅研究者陳漱渝先生大力協助。編輯委員會自九十一年一月起，開始展開工作。各委員於研究、教學之餘，勉力共襄盛舉。除整理排序費工夫以外，最大的困難在於筆跡辨認，過程經年累月，不明字跡雖經反覆推敲，最後定稿仍有難辨之字，留待方家賜正。至今出版，竟匆匆已近九個年頭！

本書信集所收錄信件中，許壽裳親筆信函共五百五十三件（含一百四十九件家書），亦收入他人致許壽裳的七十八件（含三十件家書）。另有附錄，收民國時期他人書信十三件，其中九件為蔡元培與時人往來信函，包括他一九三一年寫給蔣中正的一件。由於書信中提及人名眾多，為讀者解讀便利，特於書後提供人名一覽表，按筆畫排列；凡姓名可考者，均備有簡介。此外，亦附有許氏家族表，以方便讀者。

所有書信內容，大致如下：

1. 與友人論學，例如關於魯迅的著作。寄給謝似顏等人的書信中，曾談到魯迅對舊小說如《儒林外史》、《水滸傳》、《紅樓夢》、《金瓶梅》的想法；在寄給柳非杞等人的書信中，談到魯迅關於舊詩創作的評論；從沈鈞儒的來信中，也能夠瞭解《魯迅全集》出版前後的狀況。

2. 與友人切磋唱和古典詩詞。許壽裳新式思想及傳統學問兼具，在教育上他鼓勵學生現代人文學科與科學並重，在私底下無論兵馬倥傯、遊山玩水之際，每有感喟，便寄情舊詩作，例如寄謝似顏：「去年九一八何如？萬里喪音哭外姑。國難家憂誰共訴？長

教冷月照鴛湖」(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兩山壁立鬱奇觀，滴翠連天六月寒；最憶黑龍匡上道，循崖駕木俛奔湍」(一九四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3. 關於中國、台灣之學術及教育文化工作。許壽裳雖是老同盟會員，且加入國民黨，但屢屢力辭黨務，原因是「不滿于黨內有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應是不滿國民黨內黨同閥異。相對的，他一心教育，大多書信是他一生文化教育工作的記錄，例如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七年間，許寄給蔡元培的書信中，能一窺戰前中央研究院及當時高等教育的情況。此外，其他的書信或直接或間接透露了抗戰時期西北聯大改組成西北大學的經過；批判私立華西協合大學以「經濟侵略與奴化教育」為教育目的(信函草稿未署日期，推測係一九四一年六月間)；作為一位老國民黨員對CC派的見解等(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4. 家書涉及與子女間的論學、家族親戚的兒女私事、大時代中家族的顛沛流離等。對日抗戰前後，許家人或滯留滬上、或上赴北京、或西進昆明、或南渡香港、或渡海來台，舉棋不定。當年舉國民眾惶惶終日、傾巢難安，許家人的流離失所，實為民族離

散具體而微的表徵。

5. 有關許壽裳個人寫作生涯的記錄。艱困年代，民生匱乏，公務員俸給微薄。許壽裳八口之家食指浩繁，不得不於公餘挑燈寫稿賺取稿費，還得與出版社討價還價，令人唏噓。

6. 書信集裡份量最重、最令人注目的，是關於戰後台灣文化重建工作的信件。許就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時，正是大陸人士大舉遷徙來台的時代，人浮於事，求職信函日復一日。他求才若渴，安插職務、協助辦理手續購買機票船票、尋找眷舍，不遺餘力。許在台從事文化教育工作，為了教科書的編撰，從大陸購買或借用大量參考書籍等，均為可貴的記錄。一九四六年陳儀的邀請密電，「為促進台胞心理建設，擬專設編譯機構，編印大量書報，盼兄來此主持」（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道盡欲治一邦先治民心的統治策略。許壽裳本人感謝羈留大陸的朱文叔（原省編館同仁）交涉友人讓售珍本藏書給編譯館時，謙稱「承舒、金兩位割愛，讓售珍本，據見關懷邊疆文化之厚意，請代貢謝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下旬）。「邊疆文化」一詞，偏安海角一隅、



視中原為規的心態，表露無遺。編譯館工作分四組：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名著翻譯組、台灣研究組（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堪稱合理完備。

7. 許壽裳信件中最可貴的，是有關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狀況，例如催促謝似顏來台赴任編譯館時，寫道：「台北風景優美，環境清潔，實是一個新的地方，住宅亦易得，物價又安定，米類薪炭水電火物大廉，生活較京滬為適」（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然而，至次年一月，即提起物價高漲（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二二八事件後，書曰：「此間擾攘旬日，現已漸次廓清，雖幸叨無恙，而餘悸猶存」（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又云：「此次變故，純係奸人有計畫暴動，與普通民變迥殊。溯其遠因，當係受日本侵略教育之遺毒太深，語文隔閡，祖國文化，懵無所知，近因則係昔日為日寇徵用之浪人流氓，悉被遣回，彼輩素無國家觀念，慣于搗亂，益以日人暗中策動，以致肇此巨變」等（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凡此，均可視為光復初期，大陸來台人士評價台灣社會變遷及二二八事件的直接具體例證。這種思考模式，可以解釋國語教育及愛國教育的必要性。舉凡政權為了鞏固統治，無不遵循此模式（例如日人



在台的皇民教育、戰後國民黨的黨國教育、民進黨主政後的本土教育）。從另一方面看，國語教育在某種意義上，的確是協助溝通的必要措施；國民政府初遷來台時的「語文隔閡」如果持續下去，如何可能有日後的經濟榮景？由於戰後四十年的社會安定，才使台灣有可能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這不能不歸諸當年國語教育的成功。當然，國語政策不可避免地犧牲了日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及所有外省族群來自中國各地的方言。任何統治手段，有利有弊；可確信的是，若非以全民福祉為考量，則瑕必掩瑜。

本書信集反映了一個大時代的潮流與點點滴滴，不僅是許壽裳一生學術文化工作的縮影，同時也提供了魯迅研究新的材料，是中國現代學術史、文化史、教育史的最佳證言，特別是有關抗戰時期國民黨的教育政策及教育措施。值得重視的是，許壽裳台灣時期的書信，更是研究國府戰後台灣文化重建工作的寶貴資料。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重建禁忌年代歷史空白的工作，已是顯學。本書信集從一介大陸來台學者的角度，提供了百廢待舉年代的個人見證。



在編輯校對方面，暨南大學碩士林耀椿、文哲所助理黨可菁、王尹均、楊婷婷、中正大學博士柯喬文、台灣師範大學博士生王俐茹小姐鼎力協助，書法家薛平南先生、詩人許悔之先生對書信文字的譯讀；藏書家秦賢次先生協助補充人名簡介資訊；在電腦檔案轉換技術上，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吉川剛副教授出力甚多，均一併致上謝意。

生平概述

許壽裳（一八八三—一九四八），字季黻（或季弗），浙江紹興人，畢業於杭州求是書院。一九〇二年九月，以浙江省公費留學生的身份赴日本留學，進入弘文學院速成普通科就學，在學中結識了同鄉周樹人（後來的魯迅）。之後兩人維持深摯的友情，直到魯迅去世（一九三六年）。一九〇四年三月，從弘文學院畢業後，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研習「教育、地理、西洋史」，一九〇八年三月畢業。這段期間，他以行動反清，擔任同鄉會雜誌《浙江潮》（一九〇三創刊）的編務，以鼓吹革命思想為己任，並加入光復會以及爾後成立的中國同盟會（一九〇五年）。許壽裳和魯迅在弘文學院就讀

時期，就認為改造中國國民性唯賴革命。日本留學時代的後半期，他和魯迅一起生活，並著手準備文藝運動，可惜並未成功。在同一時期，他和魯迅等數人，同去旁聽章太炎的《說文解字注》講學。章太炎和求是書院時代邂逅的蔡元培，都是許壽裳生平最尊敬的師長。許壽裳原有留學德國之意，曾和魯迅結伴，前往由獨逸學協會學校辦的獨逸語（即德語，筆者註）專修學校，上了短時期的課，然而留德願望卻始終未能實現。一九〇九年，許壽裳回國，任職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之後，魯迅也返國，在同校擔任生理學、化學老師，兩人共事了一段時間。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就任教育總長，立刻聘請許壽裳到南京的教育部工作，再度和魯迅共事。隨著遷都，許壽裳也跟著教育部的轉移遷往北京，擔任教育部教育司第一科長。此後，直到抗日戰爭爆發為止，先後歷任江西省教育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中山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幹事兼文書處主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等要職。他在教育部以及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廣州中山大學任職時，一遇到教育或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必和魯迅攜手面對困難，同甘共苦。一九二五年，因北京女子師範大

體例：

一、所採用之書信篇章

(1) 所有篇章採用許壽裳信件手稿整理，絕大部份內容皆取自私牘存稿（信件草稿）而來，部份由他處而來的稿件則於注釋中說明。無說明之稿件大都由家屬提供影印稿而來。

(2) 排版以原稿及打字稿件對照排印；部分內容依許世瑛手抄稿整理，以註解方式說明。

(3) 手稿如有完稿及草稿，採用完稿。

(4) 同一份稿件，若有許壽裳手稿及許世瑛謄寫稿件，採用許壽裳親筆手稿。若草稿為未完稿，則以手抄稿為編排內容，並收錄許壽裳親筆稿及謄寫稿。

二、凡採用手稿者，保留作品原貌。

(1) 舊文人書信，常有古文奇字、借字，其原有特殊用字保留，不另做注。（例如女「媚」許壽裳寫為「壻」、「考」試寫為「攷」：等。）

(2) 錯別字亦保留，以注釋方式說明。

(3) 簡體字改為繁體字，不另標示。

(4) 無法辨認之文字以「□」在內文標示。

三、為方便讀者閱讀，採現代書信排版格式，文言文加上現代標點符號，但表示敬意的空格則保留。

四、書信排序方式。

(1) 許壽裳致他人（包含家書），按書寫之時間先後，年代採用西曆，若許壽裳在書信中使用民國紀年則保留原貌。

(2) 他人致許壽裳，以人名為先，時間為後排序。

(3) 家人致許壽裳，以許家家族輩份排序。

(4) 收信與寄信者，信件中若以字具名，則以其名含其字列出，如戴君仁（靜山）；若直接以其名具名，則不於標題中列出字。



學的反對校長運動（即女師大事件），引發了教育界新舊兩派對立。魯迅支援學生而被免職，許壽裳起而聲援，並反抗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遭到被開除的命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民眾示威抗議，反對列強武力干涉和政府的外交表現，北洋政府軍對著抗議民眾開槍，造成重大死傷的「三一八事件」。事件牽連的逮捕名單中，大學教授就佔了五十名，許壽裳和魯迅也名列在內。他倆歷經逃難生活後，終於各自逃離北京。另外，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清黨時，中山大學也有數十名學生遭逮捕，許壽裳和魯迅因校方未出手援救，辭職表示抗議。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十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將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天津北洋工學院三校合併後，在西安成立了西安臨時大學。許壽裳被聘為史學系主任兼教務委員。一九三八年西安臨時大學因戰亂遷移到漢中，改名為西北聯合大學，許壽裳兼任法商學院院長。未幾，因受到教育部長陳立夫的干涉，憤而辭去院長職務，專任史學系教授。一九三九年西北聯大改組為西北大學時，許壽裳辭職。同年冬天，前往雲南，再度任職中山大學師範學院教授（因戰禍，中山大學從廣州遷到雲南的騰江）。一九四〇

年春天，應成都私立華西協合大學的邀請，以庚子賠款講座（英國義和團賠償金所設）教授身份前往執教。一九四一年夏天辭去華西協合大學，赴重慶擔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簡任秘書，後昇任專門委員，重溫公務員生活。

抗日戰爭勝利後，許壽裳回到南京，雖得與九年未見的上海家族團圓，但旋於一九四六年接受老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邀請，前往台灣。赴台後的許壽裳，歷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台灣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等職，一九四八年二月離奇死於台灣大學宿舍。許壽裳經歷戰前、戰中、戰後，足跡遍及日本、中國、台灣，扮演著教育家的角色，同時也是學者兼文人，其一生可謂波瀾壯闊。本書信集的問世，不僅見證了他與同時代知識份子的互動，更足一窺他生涯最精彩的歲月。

彭小妍 施淑 楊儒賓 北岡正子 黃英哲 謹誌

民國九十九年十月



目錄

許壽裳致他人 上冊

一九二二年 致顏黎民·····	二
一九二六年二月九日 致蔡元培·····	六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日 致蔡元培（子民）·····	一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八日 致陶冶公·····	一四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日 致陶冶公·····	一六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致蔡元培·····	一八
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 致徐蘇甘·····	二〇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致陶冶公·····	二二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 致徐蘇甘·····	二四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致徐蘇甘·····	二八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三〇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八日	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三二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	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三六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	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三九
一九三六年七月三日	致徐蘇甘	四一
一九三六年七月八日	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四三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四五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	致戴君仁（靜山）、徐蘇甘	四七
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	致徐蘇甘	四九
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	致戴君仁（靜山）	五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致謝似顏	五五
一九三八年	致徐蘇甘	五七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	致徐蘇甘	五九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致徐蘇甘	六一